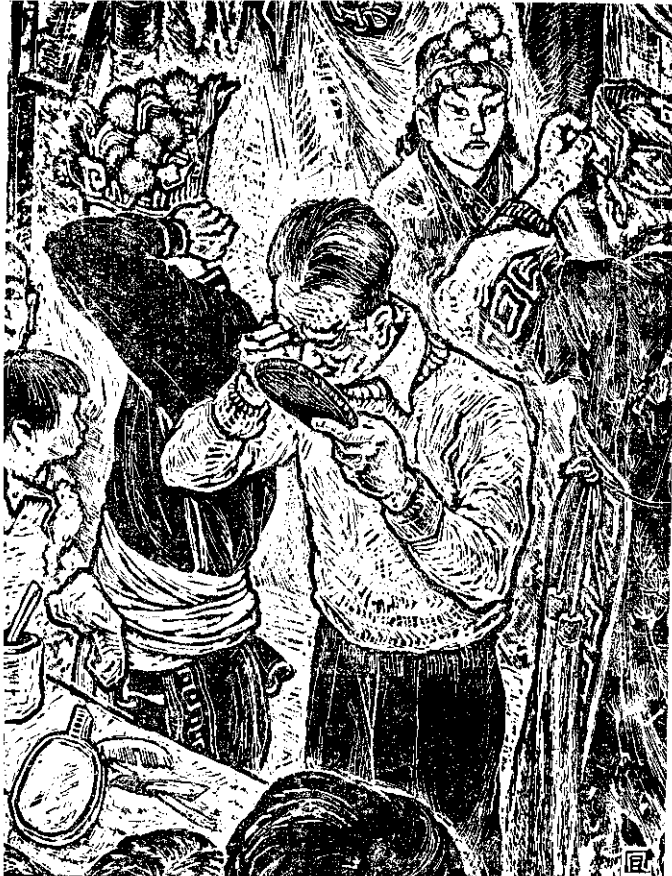


鄉土之歌

民族藝術是附和和在鄉土上的產物，一個地方會產生一種配合於當地民衆的藝術樣式，這好像有土壤的地方就自然會長出適應於那環境的某種植物那樣；那裏，民諷該是民族藝術中的最高表現者。生活在鄉土的人，都喜歡把月下花前的輕憐蜜愛，或者盤據心頭的憤懣苦悶，甚至於別離傷心的苦衷，一一率直地用平易的方言，隨口唱出來。這種無名作者的歌謠，一代傳一代，慢慢地具備了最通俗最符合大眾口味的形式，成爲那個地方的民謠。這正是開在樸素的鄉土上的真正的藝術花朵。它們的律呂強烈地蘊藏着他們的疾苦與歡樂，決不是生活在都市的人們所能輕易仿作的。

現在筆者在此介紹幾首諷刺人生的民謠，以饗讀者。



世間親像大戲臺 一生一人演一擺 苦出笑科撒公開 本事攤愛提出來 臺灣鄉村的人們，唯一的娛樂就是看戲。他們以這種與其日常生活有着密切關係的物象，來比喻人生的滑稽，的確是够高明的。「苦出」，爲悲劇，「笑科」爲喜劇之臺語。

好花苦伊嘸長開 好月若伊嘸長圓 好夢心適快打醒 做人得意有幾時 這是一首諷刺人生；警惕大眾的傑出民謠。歌詞中沒有提出什麼說教的字眼，而只用些「花」「月」「夢」等的平凡物象，來指攝人生的浮沉無常。一「讀」讀鼻音，爲「不」之意。「心適」是有趣味或愉快之意。

明日失運水流西 除風箭水人人哀 順風駛船人人愛 除風箭水人人哀 風順很快地成爲天的驕子，然而說不定明天忽然一落千丈，成爲無聊的小丑，這是預先不可捉摸的。一個透澈人生真諦的人，應該失意時泰然，得意時超然。此歌最妙地方，莫如「東」與「西」；「愛」與「哀」的四字。「除風」爲「逆風」，「箭水」爲溯水而行之意。



阿招過年 林或詞 劉成鈞畫 新年到，新年到，阿招心肝，再過煩惱；不是阿母生我獸，十七八歲，早都嫁了！ 新年到，新年到，家家戶戶，擺在放炮；就是阿招莫愛放，愛放要等坐進大花轎！

楊美風刻